

与初曰春认识两年,见面次数一只手可以数过来。如果放在小说里,他应该是个极具复杂性和多面性的人,个性鲜明又难以一言概括。腼腆识礼、务实能干是他,嬉笑怒骂、眼疾嘴快也是他。如果是初次见面,他会礼貌性地笑笑,像那些默默的写作者;聊到他的一猫一狗,眼睛里是平湖秋水一般的柔情,但如果你就此认定他温厚内秀,那绝对要栽跟头——看他眼露狡黠,“坑”挖起来也是毫不留情。然而,当不经意提起他来自消防部队,那转眼收敛嬉笑的肃然神态,夹杂着一小心翼翼和念念不忘……至此你会知道,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

这次,他讲的是与消防部队有关的故事。一直以来,消防战士都被定义为具有奉献精神、超级英雄的形象而出现在大众视野,尤其是近几年,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化和传播媒介的多样化,消防队员的英勇事迹也以更加生动直观的形式出现在我们视野里,他们或舍命救人于水火,或机智敏捷化解危难……在被大众称赞为“最美逆行者”的同时,他们厚重的消防服背后,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,那些不起眼的日常,却鲜有人提及。

初曰春通过消防官兵的琐碎生活,讲述了:生而不易,“活”要凭良心。马家庄朴实的农家妇女马大嫂,早年丧夫后便含辛茹苦地独自抚养两个儿子成才。进入消防系统的哥哥马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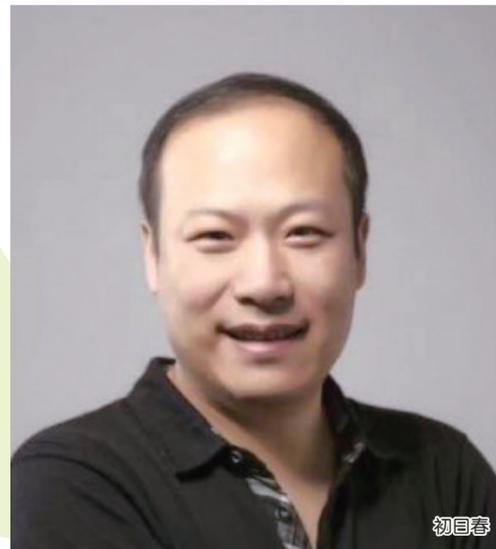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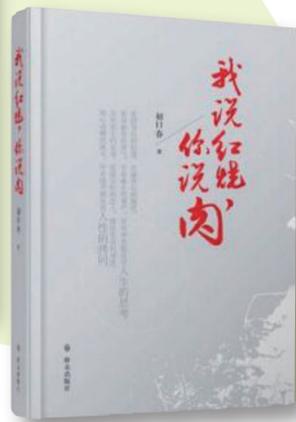
刚,脑子里紧绷安全弦,不惜与弟弟反目;而为升官求权的弟弟马槐生不顾村民安危、铤而走险,最终使村庄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。“花开”系列中,援藏干部李君抛下家庭和年幼的孩子,义无反顾地赴藏进行医疗救助,换取高原人民更好地“生”;因情势所需而被塑造出来的英雄模范,却因自己失误造成了年轻消防队员的牺牲而内心受尽煎熬、日夜难安;明辨善恶、在利益引诱和恶势力要挟下,指导员张义不为所动,坚守自己的职责,甚至付出生命代价……而消防部队里的年轻队员,不乏个性倔强者,在经历淬炼后迅速成长的,不乏战友之间互相较劲成为生死之交,甚至是虽死犹生的兄弟的,有追随父辈的脚步踏入消防队,最终继承遗志的,更有选择离开优渥的家庭环境而到部队历练,勇于大义灭亲的……

几乎所有的角色都提到了“良心”这个词,凭良心生活,凭良心做事。他们所面临的有在兄弟情前对前途和对生死的取舍,有亲情面前对善与恶的抉择,也有为大爱别亲人的成全……每个人都为“生”和“活”的问题焦灼,都面临人性的拷问。这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推动了许多生活中常见的和难以想象的情节。作者在处理纷繁杂的人物关系时,采用了多重视角叙述的方式,他给每个关键人物以舞台,让他们站在各自的视角和情感角度进行叙述,各自的叙述之间像齿轮一样,按照某种内在关系横向地相互咬合,或者同在一个中心轴,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,历史过往与当下现实双线并行叙述。这种叙述方式丰盈了故事情节的枝脉,全方位有序地交代,事件得以更立体的呈现,有如通过鹰眼俯视大地一般,通过这种全局感的把握,使文本获得了可信度和真实性——在枝节横生的错综情节中,情与理的矛盾纠纷中,浴火涅槃的情感和心灵显得弥足珍贵。

浴火品真味

——谈初曰春新作《我说红烧,你说肉》 □谭杰

初曰春的《我说红烧,你说肉》,以戏谑举托起沉重,以普通人的真性情铸造出英雄的血肉之躯,以日常生活碎片拼凑出个体的生存挣扎与精神坚守,以对“良心”的呼喊和追寻来抵御世俗价值的侵蚀。他讲述的并不是执行消防任务,塑造的也并非立下大功的英雄模范人物——或者说,作为他致敬消防的作品,这本书并没有迎合那些对优秀消防英雄及其催泪事迹的期待,而是揭去英雄的神圣面纱,将其放置于市井平凡百姓的人生图景中。



初曰春



初曰春小说的真实性不仅是真实地再现了特定环境中的典型人物,还体现在文本中穿插了真实而细腻的细节描写,尤其是对“吃”和食物的描写,增添了不少现实意味和生活气息,让小说里的现实活起来。同时,他从情感的角度去观照现实生活,把握现实的本质。马大嫂第一次进城看儿子儿媳,特意带了自己腌的咸鸭蛋,这看似不起眼的东西,却显出抚育儿子的不易和一个贫穷母亲对儿子全部的给予;李君离家前想变着花样给女儿做点吃的,她能给女儿的极少,而女儿却拒绝了,反而吵着要吃月饼——这隐喻着团圆的食物,终是求而不得,让人怅惘;消防战士周兵牺牲了,平日时常与他斗气的战友徐兵退役,在营地对面开了饺子店,只卖周兵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,并照顾他患精神疾病的母亲,这韭菜馅饺子成了众人回忆过往,寄托哀思的念想;初入伍的年轻战士最爱吃红烧肉,味蕾的满足弥补情感上无人关怀的空缺,是精神无所依托的安慰……作者通过“吃”来呈现家庭生活与消防事业之间的矛盾冲突与秩序建构,以及在此过程中人心的颤动与价值观的探求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小说中的“她们”也同“他们”

一样,引发出了深沉的叹喟。“她们”在幕后默默耕耘着,吞下生活的苦痛,化为包容和抚慰,在变故来临时表现出的是充满坚定和忍耐地冷静应对:面对儿子要砍自己种下的刺槐树,庄户人马大嫂认为“有理不在声高”,不哭不闹,条理清晰地抗议;援藏干部李君,决心结束婚姻,抛下年幼的女儿,为的是身患胃癌不想拖累家人,更重要的是,她要为之前的过错赎罪——因手术中病痛难忍,间接导致病人离去,使得年幼的孩子失去了母亲——她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高原;李君的女儿格桑成年以后到高原的消防部队,原本只是追寻母亲的踪迹,在得知母亲的苦衷之后,坚定地留在高原,继续传承母亲的大爱;槐木深爱甚至有些崇拜自己的丈夫,她对现状满足,却一时鬼迷心窍听从上级指示,助长了典型的畸形成长,使自己与丈夫都陷入了痛苦之中,她想尽办法开导宽慰丈夫,失败之后,她又开始了深深地自责;年轻女孩“我”,做了违背良心的事,好不容易攀附上高枝,以为跳出了牢笼,却陷入了另一个无底深渊,看似罪有应得,但我们同时也看到她被所谓的叔叔刘总侮辱后的无力反抗,在陷害正直的张义时内心的挣扎,以及在张

义受伤以后的悔悟……女性内心深沉的爱,翻来覆去的思量,痛定思痛的冷静和坚忍……对女性的塑造,作者拿捏得恰到好处,让我们深感消防队员背后女性的伟大。但不得不说,小说中几乎所有的爱人都以离散告终,作者从情感的角度创作出这样的现实,让我们确知事实如此,又让人怅惘而难以释怀。

初曰春的《我说红烧,你说肉》,以戏谑举托起沉重,以普通人的真性情铸造出英雄的血肉之躯,以日常生活碎片拼凑出个体的生存挣扎与精神坚守,以对“良心”的呼喊和追寻来抵御世俗价值的侵蚀。他讲述的并不是执行消防任务,塑造的也并非立下大功的英雄模范人物——或者说,作为他致敬消防的作品,这本书并没有迎合那些对优秀消防英雄及其催泪事迹的期待,而是揭去英雄的神圣面纱,将其放置于市井平凡百姓的人生图景中,让我们看到重情义行孝悌的活生生的消防军人,他们消防之行的来路和归途,他们人性中的隐忍与执念,以及他们背后不轻易示人的、含着泪负重前行却步履坚定的人生。

(作者单位:鲁迅文学院)

《洛杉矶的蓝花楹》中的交叉小径

□张艳梅

《洛杉矶的蓝花楹》是创造性的,故事的底子还是俗常人生,之所以读来心惊,一是准确击中“中国式母亲”的七寸,把单身母亲放置在多维视角中剥去心理外衣反复检视。二是女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,依然包含着太多文化阴影和精神异化。三是人物心理纹路情感脉络的放大,有效地强化了小说的叙事感染力。

读一篇小说,抛开所有微言大义,回到人的处境和内心,理解总是基于个人化的经验。尽管文化差异永远存在,不可能完全消除隔阂而达成相融无间。所以,文化优劣的考量里难免掺杂太多复杂因素和主观感受,没理由只是民族主义或者世界主义那么简单二分。

读《洛杉矶的蓝花楹》的确颇多感慨。首先,小说是创造性的,故事的底子还是俗常人生,之所以读来心惊,一是准确击中“中国式母亲”的七寸,把单身母亲放置在多维视角中剥去心理外衣反复检视。二是女性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念,依然包含着太多文化阴影和精神异化。三是人物心理纹路、情感脉络的放大,有效地强化了小说的叙事感染力。

对于向老师来说,前夫的出轨并不致命,甚至不明来由,不过是反向印证了生活的惯性和麻木。洛斯的剖析句句如刀,病理结构不算复杂,只是讳疾忌医的环境,让我们习惯了毫无意义的自欺欺人。至于同事的身先士卒,儿子的不以为意,让一直以来活得紧张焦虑的向老师,突然意识到有些坚持和守护,看起来更像是一种逃避。

其次,小说是敞开式的。对于个体面临的难题,作家给出了一个新的打开方式,世界的变与不变并非源于置身新的时空,最后决定我们选择的还是那个恒定坐标。向老师不仅婚姻失败,也谈不上事业有成,教授职称一直评不上。作为女性,惟有母亲这一身份给了她更多的正当性和最后的堡垒,总归不是一无所有,没有与生活对抗的姿态,与洛斯的恋爱,也多少算是由身而心顺水推舟。而失去的,或者从未得到的,还可以寄希望于儿子。那种万众

瞩目的光环,不过是望子成龙的画饼充饥。

面对生活,向老师这样的女性,恐怕还有更深刻的质疑和不安,丈夫的背叛,把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徘徊的她放逐到了远离理想的现实之境。本来没有人是生活的局外人,向老师不能说没有自己的原则,为了职称,也会反复争取,至于评价体系是否公正,倒不是小说聚焦的核心,真正触动我们内心共鸣的,是对这一切努力的自我否定。

整篇小说的色调明暗交织,腔调张弛有度,心理和情绪带有流动性,人物心灵之谜,对于读者来说,都是可视之物。因而我更想从女性视角来解读这篇小说,尝试去理解一位女性的生活状态、情感状态和精神状态。

对于普通人来说,外在的评价体系更具有修正意义。向老师来自深圳,本身就是移民城市,去南加州进修,也是从惯性的生活中抽离出来,虽然是高校,却无异于双重的异质时空。高校知识分子与货车司机的恋爱,很难让人看好,毕竟文化不对等。对爱情的理解,离异后的心态,本质上还是价值观不同。向老师的孤独是精神上丧失自我,儿子安全成长是她唯一的支点。深夜里的交流,入睡前的删除,电话中的虚假问候,既是中国式母亲,更是中国式女性。倒是小学生秋生和大学生艾娃逾越了所有障碍,自然融入彼此生活和观念里。这容易让人想起女儿和永生。

活在面具后面的心理动因,也算不上复杂,除了女性的自我局限,还有人性的本能。洛斯尔隐瞒了两个环节,一是和女儿以及秋生的共谋,二是虚构了秋生同学的道歉

与赔偿。向老师也隐瞒了两个重点,一是对儿子和周围隐瞒自己已经离婚,二是自己与洛斯尔恋爱完全处于地下状态。为什么我们倾向于洛斯尔的价值观念?在向老师的面子和撒泼中,我们还能反省些什么?对于两性来说,伤害也是一种成长,秋生和艾娃没有创伤记忆,不代表成年人可以顺利摆脱伤害,就像洛斯尔所说,即使删除对话记录,不代表删除记忆。删除记忆,我们经历的一切也不可能完全消失。这一细节,不经意中竟让我们隐约看到了作家的历史观。

我更关注的是,受迫害狂的心理机制的形成。小说情节转折点是在秋生打球时意外受伤。向老师和洛斯尔处理问题的方式差异,不只是文化的差异,也不只是两性之间的性格不同,还有更多心理问题可以探究。对于安妮和洛斯尔来说,孩子之间的磕磕碰碰总是难免。对于向老师来说,不能容忍的伤害不是在秋生身上,而是在她自己心里,这一点在与西班牙语学校老师的冲突中已经有所表现。向老师的歇斯底里包含着生活给她过的全部伤害,也包含着她把自己放在弱者位置上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。

盛开的蓝花楹牵动着向老师的心,也引领我们一路向前。索尼特说,蓝色是一个轻盈的、没有所指的比喻,蓝色存在于自身的欲望、距离以及未知事物之中。小说中还提到了我们熟悉的鲍勃·迪伦的那首歌,那么,勇敢无畏的人生,到底要经历多少磨难?除了唏嘘感叹,小说带给我们更多的是超越个体生命及大众文化的思考 and 反省。

(作者单位:山东理工大学)

